



黃叔麟 著

# 青燈黃卷

新文藝生活叢書第一種

黃叔麟先生的小說，如「牛車水之窗」、「砥礪」、「古城春曉」等，早已馳譽文壇，而他所寫的散文，更有獨創的風格，他以真摯的感情，自由的形式來寫散文，故詩意盎然，在樸素自然中，洋溢着他取之不竭的創作才華，加以他構思奇詭，氣魄雄渾，每有新意，昭然若揭，更見匠心獨運。

本書共收集他精選出來的散文八篇，他以豐富的詞藻，鏗鏘的韻調，唱出了濁世浪子的不平遭遇，也唱出了當代青年的內心苦悶，如果你已經讀過他的小說，你當會更加欣賞他已稱著的清麗的筆調和哀婉的感情。



# 洪天賜教授捐贈

◀ 新文藝生活叢書 ▶

## 青 燈 黃 卷



黃 叔 麟 著

馮裕謙先生

謹以本書紀念亡友

● 新文藝生活企業公司印行 ●

1971

(一)

詩  
(代序)

目  
錄

◆ 青燈黃卷 ◆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著者： 黃叔麟

出版

發行

新文藝生活企業公司

New Art Life Enterprise Co.  
109-D, Hong Kah Lane,  
Singapore 22.

一九七一年三月初版

◆ 定價星幣：一元五角 ◆

Printed by Art Centre Publishing Co.

# 目錄

|      |           |    |
|------|-----------|----|
| (一)  | 詩（代序）     | 1  |
| (二)  | 尋夢的人（代自序） | 2  |
| (三)  | 一條小路      | 9  |
| (四)  | 陋巷牆邊      | 12 |
| (五)  | 梧槽河畔      | 20 |
| (六)  | 猴子與我      | 28 |
| (七)  | 路中人語      | 36 |
| (八)  | 記一個女人     | 41 |
| (九)  | 二月頌後      | 54 |
| (十)  | 夏凌烈·查都巴拉牙 | 58 |
| (十一) | 後記        | 61 |
| (十二) | 後記之後      | 62 |

# 詩（代序）

郁達夫

枉把心力著書成，  
斷案我從蘇玉局，  
著書原計萬年期，  
我也好名同老子，

贏得輕狂小杜名，  
先生才地太聰明，  
死後方干倘見知，  
函關東去更題詩。

## 尋夢的人（代自序）

風雨之夜，我偶而從睡夢中驚醒過來。蕭蕭的風聲，飄飄的雨影，都映在樓頭的孤燈下，淒涼一片秋聲裡，我會不期然的想起這樣的兩句詩來：

「半夜燈前十年事，一時和雨到心頭。」

在我的記憶上，我永遠抹不掉的是我早期生命史上最複雜的遭遇，我曾因此繪過一幅油彩，我運用了最黯淡的顏色胡亂塗鴉，我盡量使綫條錯綜交織，使畫面形成了亂七八糟，畫名就叫做「記憶」。就讓它去代表我那一段從後兒童期步進前青春期的生活內容吧！

有一個時期，大約是三年整整的時間，爲了生活，我被迫研讀一些支離破碎的論調，而美其名叫做「兒童心理學」，這對於我來說是十分枯燥的，我甚至懶得去知道和記住那名字長長的心理學專家，突然，有一天我讀到一個叫做伏爾法的，也不

知道是何方人氏，大概也是紅毛吧，他竟然針對着我那一段錯綜複雜的時期，認為兒童在這個階段是最絢爛而沒有憂鬱的。我真沒有勇氣去追究說這句話的人究竟有什麼理論根據，可悲的却是我的性格的形成竟是早在這個時期之前，而我的憂鬱，却是從這個時期開始滋長。

一個窮困人家的兒子，生長在一條污穢的小路上，追隨着父母度過多難的日子，他原是不會有多大的希望。爸爸也深知這一點的，因此，在四十年代的末期，殖民地的勢力依然強盛着，我們的許多親友們都紛紛把他們的新生代送去奴化，而爸爸却早在我入學之前便教我以方塊字了。他原先只是想使我學會寫信和記賬，便可以承其衣鉢了。可惜因為我早年蹇于遭逢，使我很早便懂得了熱愛、厭惡、還有憎恨，恩怨分明。我拋棄了爸爸走過的道路，最終便不免使到他老人家大失所望。

後來，為了一個友人，我決心走進文藝的園圃之中。這兒沒有奇花異草，沒有鳥語花香，而我曾經讀到的一個個被侮辱和損害的靈魂在嗚咽和哭泣，也都從現實的生活中得到了如山的鐵証。于是，倔強的性格逐漸形成了，而憂鬱的感情也從此產生。再後來，這個友人離我遠去了，但她却並沒有為我燃上一把火，而留給我的，就只剩下這一腔壓抑不住的悲哀如流水，黑色憂鬱的新加坡河為我嗚咽。

此後的許多年，在我的生活裡，沒有愛，沒有平靜和安祥，沒有風沙日子的消



此後的許多年，在我的生活裡，沒有愛，沒有平靜和安祥，沒有風沙日子的消

息，沒有絳雪玄霜。……在這距離赤道八十五哩的邊緣上，我像苦吟于汨羅江畔的孤魂，悄悄地走着，悄悄地唱，悄悄地呻吟。……：

因此，我的性格和思想，我逐漸泛濫起來的感情，便在這個時期開始和爸爸分歧了。這種思想感情的分割，我後來曾經在影片「方帽子」中看過名演員蘇秦先生晶瑩的眼淚，還有影帝劉瓊先生的一股悲憤流露在臉部表情的特寫畫面上。

時至今日，我始終因為這件事而感到很對不起他老人家，而這許多年來，他也不知道他的兒子究竟在寫些什麼？他也始終沒有想到，一根禿筆，就可以把我們的生活方式改變過來。

功名夢斷之後，我開始遊蕩了，那正是我的前青春期告一段落的時候。我幹過月薪四十元的書記，也拿過每千字兩塊錢的稿費，我粉刷過人家的牆壁，也常在強烈的陽光照晒下畫着廣告。從此，我的歌聲絕響，而且也不再去劇社演戲了。我久已真的把人生比擬成一座大舞台了。

不久，我在一間教會做事。我是多麼希望那嚴穆的天國之聲可以喚醒我久已沉醉的夢，可以平靜我的心湖如一池止水。「主啊，拿你的愛放在我的痴愚中，拿你的心放在我那淌着的血中吧！阿們。」

然而，在短短的四年之間，我看到了無數偽善的法利賽人，利用上帝的名義，摧殘着人世間的真理，我怕看那遠遠就要拋過來的一張得志小人虛偽的嘴臉。那當兒，我正讀着谷柳先生寫的「春風秋雨」，一本敘述着一個流浪兒的悲慘小說，我深深地感覺到，那最卑賤的蝦球，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也是我們的一個兄弟啊！

于是，我醒悟了！我不該再痴愚，我原是有感情，有性格的一個男子啊！所以我走。

我依然遊蕩，像無主的孤魂。我養成了孤傲、避世和嫉俗的癖氣。這不是我這種年齡的人所應該有的癖氣，我悔恨自己太早洞澈人生，太早洞澈社會；也悔恨自己一路來就蹇于遭逢。于是，這幾年來我酗酒如命，我愛看謀殺的電影片子，我好斗，我小小的選擇我的敵人，然後長自己的志氣，去消滅他們的威風。

有一天，一個年輕貌美的女孩子突然來到我的門口，她苦口婆心勸誘我接受神的啓示，認為只有這樣，我的精神才有所寄托，我的靈魂便能到極樂的世界去，和靜穆莊嚴的天國之聲普天讚頌，一同飛升，飛升上白雲青天……：

我只是不斷痛苦的搖着頭，我說錢可通神，沒有錢的人，神是不願保佑我的，我說我愛讀但丁的「神曲」，而我是一個久已失去了神的人。

我，只是不斷痛苦的搖著頭，我說錢可通神，沒有錢的人，神是不願保佑我的，我說我愛讀但丁的「神曲」，而我是一個久已失去了神的人。

最後，她失望了，她無可奈何的深鎖着眉心，愛嬌地說：

「就讓你永遠去做一隻迷途的羔羊吧！」

她走了，走得遠遠的，但那銀鈴似的聲音，還一直留在我的心裡作無休止的迴旋，餘韻繞樑，我已經三月不知肉味了。

「姑娘呀！你是我心裡的牧羊女。我何曾不想找尋我的歸宿呢？可是，當這隻迷途的羔羊在你身邊的時候，你為什麼不把我擁進你的懷抱？你為什麼不輕輕地愛撫着我呢？」

我依然遊蕩，我無聊得利用種種殘酷的手段來扼殺我早年凌雲的壯志，以期能够忘却我的憂鬱，讓我的精神能得到片刻短暫的安祥如荷塘月色。

我消極了。

于是，朋友和同學們，爭知我，而知我罪我。我却無視于世俗對我的批評和毀謗，我依然我行我素，我依然遊蕩。

步進了七十年代之後，有一天，我在後漢書「仲長統傳」中認識了仲長統其人。這個人身經世變，著昌言，是一個大思想家。他爲我指出了黑暗社會所造成的罪惡，而使我對天道表示了懷疑。我憎恨強橫的人坐享福祿，而善良的却終年要隨着生活

的浪潮顛簸。我開始研讀他的「言志篇」，可是，那裡面却完全是獨善其身的遁世思想。這種思想，正好反映了東漢末期黨錮奇禍、黃巾賊亂的那一段時期中，一般知識份子的共同心理。然而，他的這種獨善其身的思想，也正好觸動了我向來對自私自利的人的卑視和厭惡的心理。在這一剎那間，我的心亮起來了，我頓時像一個夜行的人，在黑暗的旅程中看到了第一道曙光。我又摸到了前路的方向了，我毅然地想回去，悄悄地回到十年前我的文藝的園圃之中。

像一個尋夢的人，我在尋找着我往日的舊夢。

于是，漫漫的長夜，我又起身了。在孤燈下，在方格子上，我又悄悄地唱、悄悄地呻吟……

此刻，我又在燈下吟唱，我的歌聲久已沙啞了，而禿筆也鈍，它不容我指揮若定了。我悔恨自己曾經把文藝拋棄，而去追尋虛無飄渺的神的道理，去聽那偽善的法利賽人，發表一篇又一篇的『違心論』。

什麼時候，我才能唱出一個春天來呢？

遠處傳來了一片歌聲，一群青年正在對面爲慶祝聖誕而高聲合唱，它們唱着「尋夢的人」。歌聲激動了我的情緒，啊！年青的一代畢竟比我們更有胆量和氣識的。我欣慰于有這麼多人陪我吟唱，陪我尋夢，不知道他們尋的是什麼夢呵？

。我願愿于有這麼多人陪我吟唱，陪我尋夢，不知道他們尋的是什麼夢呵？

年青的朋友們，你們找尋的那個夢，會不會是我往日的舊夢呢？會不會也是我正在找尋的那一個夢？

我的心裡，惟有長江水，無語東流。

唉！教我如何不悲哀和憂鬱呢？

七〇年一月三十一日翌晨二時追記。



# 一條小路

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東西。

今日重來白首，欲尋陳蹟都迷。

王荊公：題西太乙宮壁。

車子在國家劇場停下，你指着那巍峨的建築物，高喊那几座怪峰高入雲霄。你的眼花撩亂了，你目不暇給，飛濺着水花的噴水池五色繽紛，爬滿了苔痕的水族館，如茵的綠草，游泳池，還有那往來如梭的車水馬龍，那如雲的遊客……

對於一個在郊外生長的孩子，繁華的都市會使你興奮的。

可是，我却挽着你，走進對面的一條小路。這條小路就像都市軀體裡的一條盲腸，沒有人會想起它，沒有人會注意它。——假如這條盲腸不發炎的話。

小路的兩旁是兩排上了年紀的危樓，一直伸到新加坡河畔，越過一座青色的小橋，那便是另外一個境界。

橋，那便是另外一個境界。

在我的記憶中，小路配上了小橋，給我早期的生命史做了背景。這兒是齷齪的，污穢的。可是，每當我走進夢鄉之後，它總是我夢中最鮮明的影子。來到這裡，我會情不自禁的想起我那一段像脫韁野馬似的日子，飛奔過浩瀚的生活海洋，飛奔過驚濤駭浪，飛奔過苦難……

我多高興！

你的臉上并不高興？因爲你不喜歡這條小路。

我指着其中一間鐵門深鎖的屋子，告訴你這兒曾經爲爺爺所擁有，爸爸就是在那間小屋子裡誕生、在這條小路上長大起來。你對我的話並不感興趣，因爲你對我說這話的意義還不能瞭解。你怎能瞭解呢？對於我此時的發古幽思。

爺爺在這兒慘淡的經營過半個世紀的小本生意，直到老了病了，我們才離開這個地方。如今這屋子數易其主之後已變成一間貨倉，鐵門深鎖，一切都改變了原來的模樣，變得老態龍鍾，門口的柱子上已呈現斑斑裂痕，經歷過半個世紀以上的風霜雨露，它該也到風燭殘年了。

想起爺爺的一生，我太息。

小路上，年老一輩的都是我的長輩，如今也多已離開人間了。年輕的大都是我童年的伙伴，如今也都各奔前程……：

你噪了，你噪着要去瞻仰國家劇場的豐采，要去觀變幻的噴泉。你不喜歡懷古，你要站在新的建設前面才感驕傲。

願意走到時代的前哨去，這原是真的。只是孩子，你這一代畢竟比爺爺比爸爸幸福，而我願你能夠明白的是你的幸福是兩代的人從苦難中爭取得來的，我們應該珍惜。

我忽然遇上一個故舊，他是眼見爺爺衰老也看着爸爸長大的，如今他又看到你這一代了，你看他多興奮呵！我們開始聊聊，他告訴我這條小路不久就會改觀的，在城市重建計劃之下，這些超齡的屋子都要拆毀，新的風貌也將會呈現在我們的眼前。

——「盲腸已經發炎了。」

把齷齪和污穢毀滅了，新的才能夠建設起來。孩子，你應該興奮吧！而我也興奮，我不再觸景傷情，不再發古幽思，不再為過去那段憂悵的日子而憂悵了。

稿于我兒第三個生日



# 陋巷牆邊



我說過的那一條小路，在我的記憶中永遠是那麼鮮明的。在我流浪的那些日子裡，我所掛念的，依然是這一條小路。好几年前，我懷着悵惘和沉重的心情，扶着年已古稀的父母，遠遠的離開那兒。滿以為能够忘却，忘却我早年的悲哀和憂悵。然而，我又怎能忘却呢？我這早年生命上的一片背景。

這一條短短的小路上，在新加坡河隔着一系列長長的貨倉旁邊，竟伸出了一道陋巷來。這原是几間店屋的後門的出口處。那當兒，這一系列的店屋和一系列的貨

倉，都屬於同一個主人的。他的後門，在陋巷一片凹進去的地方，開闢了一座寬敞的花園，圍着一堵又高又厚的土牆，土牆的最高處，插着密密麻麻的玻璃碎片。牆外，隔着陋巷便正對着他們貨倉的大門。

陋巷就像古歐洲少女衣上的羊腸袖，狹長的，一直伸展到連接着另一條小路的末端。在陋巷的最深處，拐彎的地方，有着三兩間房屋，都已經呈現飽經風霜的衰老痕跡，有的連原來的窗扉也失落了。住在那兒的人使用木箱的板或者厚紙皮釘上去。那當兒，只這三兩間房屋，就住上五六十戶人家。他們有的在那鴿子籠似的房子裡，由獨身漢住到兒女成群。如今，這些房屋應猶在，只是我的這些鄰居們，已經大部份搬進廉價組屋去了。

因此，那當兒，那一堵土牆，牆裡和牆外，便成了一個強烈的對照。一面是寬敞的花園，一面是狹長的陋巷；一面是大戶人家，一面却是家無隔宿之糧的窮漢。我後來寫過一篇兩面土牆在互相揶揄，爭論的寓言，就是長大後想起這個地方時的一點感想。

白天，這兒時常會有三五成群的孩子，在土牆或貨倉投在地上的一片黑影裡，玩石彈子或者「大馬騾」。風爭是放不起來的，而最適宜的遊戲還是用一條木板，把一粒對方拋過來的小球打過去，然後跑過三個圓圈，我們叫做「打BAG」。

到了夜晚可就不同了，陋巷隨着殘照的消逝而頓時變得陰森、恐怖。那當兒還

把一粒對方拋過來的小球打過去，然後跑過三個圓圈，我們叫做「打BAG」。

到了夜晚可就不一样了，陋巷隨着殘照的消逝而頓時變得陰森、恐怖。那當兒還沒有街燈，連大人們都不敢因為要抄捷徑而從那兒走過。因為日軍登陸的時候，曾經佔據了那一系列的貨倉，而在這條陋巷裡姦殺過我們的同胞。在我入學之前，曾聽過許多關於冤鬼的故事，都是發生在這陋巷裡。記得我還曾因為聽得太多而終日惶惶恐恐，累得媽媽去拜神，也去巷裡燒過金銀紙。時至今日，我偶而三杯兩盞淡酒之後，也還會在夢中和鬼打架，那鬼魂出現的地方，也依稀就是這條陋巷。

我開始認識這條陋巷是在日軍統治新加坡的黑暗時代，我大約還不到四歲吧，爸爸每天推小車到「積石仔」去賣點心，媽媽在下午一點左右替他送中飯去，也幫他做點生意，因為這時間工廠裡會湧出大批工人來購買食物充飢的。在這段時間裡，媽媽總是把我留在家裡，由我的一個比我大五歲的姐姐看顧着我。我前年在書店裡翻到一張豐子愷先生的漫畫，題名叫做「八歲和三歲」。那八歲大的女孩子坐在條檯上，懷裡抱着一個三歲的小弟弟。他老人家那粗悍的几劃綫條，便把我們姐弟倆當時的形象描繪得維妙維肖，活靈活現。我在看畫的一剎那間，倍覺親切，倍增神韻。

有一天，我一覺醒來，已過了吃稀粥的時間了，媽媽還沒有回來。我哭了，姐姐一邊哄我，一邊泡牛奶餵我喝，喝過了牛奶，媽媽依然沒有回來。我吵了，姐姐

爲了哄我，便帶我到騎樓下去玩耍。過了一會兒，她便帶我走進陋巷裡。至今我還能記得我第一次走進這條陋巷的感覺，因爲那是我的肉眼，第一次接觸到一片狹長的空地。土牆蔭下，涼爽的清風徐來，我的心境頓覺明朗起來。

當我抬頭仰望上空，一株芒果樹的枝椏，從土牆裡伸展出來，枝葉茂盛，那正是芒果開花的季節，一陣風，把樹上的花瓣吹得落英繽紛。我第一次看見花，第一次看見花落，我欣喜狂叫，我從地上拾起花瓣，一片片，我握在手裡玩賞着。我的姐姐，眼見把我哄住了，也高興的陪我拾花瓣，她還教我數，一片，兩片，三片……

突然，花園的兩扇厚黑的門扉開了，一個十二三歲的男孩子探頭出來，他神氣十足的瞪着我們，那眼睛一直瞪得我的姐姐也害怕，只見她畏畏縮縮的走上前去，出示手上的花瓣告訴他：

「我弟弟吵着要玩花，我便在地上拾起來給他玩。」

可是，他一言不發的從姐姐的手裡搶過花瓣，拋在地上狠狠地踐踏，又走到我這邊來，也搶去我手上的花瓣，也拋在地上狠狠地踐踏。然後，他走進花園，兩扇厚黑的門扉掩上了，我最後看見的是他那尖尖的鼻子，消逝在門扉掩上的時候。他始終是一言不發的。

我的姐姐走過來率着我說：

厚黑的門扉掩上了，我最後看見的是他那尖尖的鼻子，消逝在門扉掩上的時候。他始終是一言不發的。

我的姐姐走過來牽着我說：

「回去吧！花兒是他們的。」

我快快的跟着姐姐走。

我們都受了人家的欺凌，然而我沒有哭，我倔強的性格很早便流露出來。我想，要是這時候爸媽都來了，多好！

回到家裡，爸媽都還沒有來，過了晚飯的時間，鄰居一位伯母來帶我們去她家吃飯。飯後，大姐從婆家回來看顧我們。夜深了，媽媽才回來，這才知道他們連人帶車都被捉將官裡去。

第二天，鄰居一位賣魚的伯伯去把爸爸担保出來，那輛小車却被充公了。從此，謀生的工具沒有着落，以後的事情我便不清楚了。

在當時，在我幼小的心靈上，一直把這拾花被人欺侮和爸媽做生意被人捉去這兩件事，連想在一起，而以爲那是互爲因果的，要是我們不去拾花，爸媽就不會被人家抓去了。

直到今天，我對花並沒有什麼好感。我不明白究竟是爲了什麼？而我更不明白的是花兒既然隨風飄下，爲什麼我不能拾起那滿地黃花堆砌呢？就說花兒是他們的，那麼，既然不肯給我，又何必拋在地上踐踏呢？後來，偶而讀過辛棄疾的「摸魚

兒」，其中有「惜春長恨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于是，我便把他假設作「惜春的人」。

這件事一直藏在我的心裡，我一直沒有告訴過任何人，而我却一直在恨着這個惜春的人。

和平了。爸爸開始做點小買賣，可惜正因為要賺那蠅頭小利，他變得畏首畏尾了，變得一舉一動都恐怕在無意之間衝撞了人，何況是對於這大富人家呢。因此他始終不許我到陋巷牆邊去跟伙伴們遊戲。而我是不服氣的，那是因為我已經明白，我們遊戲的地方是牆外而不是牆裡，那是大夥兒的地方。

然而，正因為我的明白，所以在幾次我行我素之後，便換來爸爸的一次痛打。痛打的結果，却換來了我更倔強的對土牆裡面的人的痛恨。當然，我是更恨那惜春的人的。

所以，有一次，當皇家山麓在開陰溝的時候，我獨自去挖了一塊粘土，搓成四吋長的圓椎體，圓直徑大約一吋左右，外面用色紙包住，使它酷肖一封兩角錢的輔幣，傍晚時，我稍稍的拿去滾進那兩扇門扉底下的隙縫，滾進花園裡。我暗忖，明兒清早，那一個倒楣的拾到了，就讓他去享受一場空的歡喜吧！我想到這一層，自己高興得從內心發出了微笑來。然而，這事到現在我也沒有告訴過任何一個人。

已高興得從內心發出了微笑來。然而，這事到現在我也沒有告訴過任何一個人。

而奇怪的是我對花的不存有好感，似乎不是先天的，因為我的姐姐們都愛花，也都種花。十年前，我浪跡天涯的時候，有一次來到南方一個古老的山城，扯滿了感情風帆的一葉扁舟，無意間在馬六甲河畔擱淺了。一天傍晚，我無意間在一株芒果樹下坐了下來，身邊是一個我當時十分喜愛的女孩子，她正哼着小調，我正想低頭俯拾那小調來源的芬芳，突然几片花瓣珊珊飄落在她的百褶裙上，于是，我驚醒了，我說：

「我們走吧！」

近兩年來，我讀了杜斯退益夫斯基的小說，我才明白當年惜春的人之所以踐花，正是高貴和卑賤的不同點的最突出的自然流露。

等到我明白了這個道理的同時，我馬上覺得這許多年來我對他的懷恨，實在太幼稚，於是，我也就不再恨他了，然而，這已經太遲了，如今，那一系列的店屋，那一系列的貨倉和那寬敞的花園，都已經換了主人。而惜春的人也落魄了，有一次，我在淡邊尼看見他踏着單車，車上戴一籃雞蛋，他的背影，就消逝在飛揚着塵沙的黃泥路上。

我多麼爲他惋惜，我是親眼看見他這人家在幾年之間一直走向破落的。如今，生活壓迫着他，他有勇氣去面對着生活的考驗，他畢竟還不算是一個壞人的。只是

，三十年前的社會，以及他的那種家庭把他熏陶成那個樣子。要是他生于現代，他生長在那一堵土牆的另外一面，他是會更早變成一個善良的人，一個我們的伙伴呵！

現在，又是芒果樹開花的季節了，陋巷牆邊的那株芒果樹不知道還開花嗎？雖然我的童年生活并不美好，但我還是多麼希望能喚回我的那一段日子呀。姐姐，你再帶我去拾花瓣好嗎？沒有人會再來欺侮我們了。

然而，畢竟是流光容易把人拋，不知不覺之間，我也已經悄悄地步進了哀樂中年了。而現在，住在那兒的孩子們，他們早已不願意到陋巷牆邊去遊戲了。早在皇家山公園開闢成遊覽地區的時候，他們已經有了更理想的遊玩勝地了，他們不玩那打了小球還要走過三個圓圈的遊戲，因為他們可以輕易的買得起羽球拍了；他們不玩「大馬隆」的，他們自會繞着五色繽紛的噴水池玩捉迷藏，享受詩情畫意的樂趣了，他們這段童年生活的色彩是鮮艷的。

唉！我生也早。

寫于一九七〇年一月廿一失眠的夜晚



## 梧槽河畔

我聽得人家說，梧槽河的黃昏，就像是樸素純潔的少女，有着高尙的靈魂。于是在一個黃昏，悄悄地，我來到了梧槽河畔。真的是看不到帆影，看不到渡輪；真的是沒有彩燈的裝飾，也沒有細語和情侶；真的是沒有輕快的節奏，沒有爽朗的聲音；天邊那紅霞的投影，真的是無法去渲染河面；真的有几張廢紙，几个空鐵罐，在河面上隨波逐流，真的是：

我奇怪于這樣污穢的，骯髒的一條河流，竟會像一個樸素純潔的少女，竟會有高尙的靈魂；更奇怪的是那爲它讚美，爲它歌頌的人，却偏偏是那個把河面形容得十分灰暗的人，常常，他的心飛翔在灰暗的河面上。

梧槽河，一條島國上最灰暗的河，竟會令人充滿着青春的活力，竟會令人心情開朗，也令人振奮。

爲什麼要爲灰暗歌頌呢？爲什麼要寫給灰暗以讚美的辭？是感情過剩嗎？抑是

由于要爲文而不得不造情？

我認識了梧槽河，也將近三十年了，那當兒，就是日軍用鐵騎侵佔了新加坡之後，進入了黑暗時代的那四十四個月，我的一位親愛的舅父，就在梧槽河畔那一間鐵巴剎裡賣着青菜度日。他也和我的父親一樣，一個在刀尖下死裡逃生過來的善良的人。他來自中國南方鄉下的田間，繼承了外祖父的，只有渾淳樸樸的做人的性質，他刻苦耐勞，他很勤儉，連木屐也捨不得穿，一雙赤足就終日浸在水裡。後來，我記得他患上了嚴重的風濕病，只要氣候一轉變，只要無情的東北季候風從浩瀚的南中國海吹來，他就會周身疼痛。而他依然堅強的活着，跟生活搏鬥，跟病魔搏鬥，而賴以維持他的奪志的，只是每天傍晚那三杯兩盞淡酒，那酒也不是好酒，更不是補酒，而是住在鄉下的人用井水和糯米釀成的私酒，除了能够麻木「萬物之靈」那最後的一個「靈」字之外，對健康的傷害是十分慘重的。每隔三五天，就有個老太婆來到他家，然後就從懷裡掏出一瓶這種東西來，價格是非常便宜的，正因為便宜，正因為他要多節省那几文錢寄去中國鄉下奉養我的外祖母，寄去幫助我的另一個更善良的舅父，他就是這樣不斷的摧殘着自己的健康來維持自己的斗志，我後來在「唐詩三百首」中讀到白居易寫的「新豐折臂翁」，一個爲了生存下去而不得不摧殘自己的人。讀到「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捶折臂。」讀到「至今風雨陰寒

摧殘自己的人。讀到「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捶折臂。」讀到「至今風雨陰寒

夜，直到天明痛不眠。」我的內心有着很深很深的感受，那感受是我笨拙的寫作技巧所形容不出的，是只可意會而無法言宣。

那當兒，我還不到四歲，我的父親以一介書生的地位，每天到「槓石仔」去當販夫走卒，過着引車賣漿的生活，而我們是時常得不到溫飽的。我那親愛的舅舅，時常在夜間踏着單車過來，對我們嘘寒問暖，單車後面的那個鐵架子上，時常裝來一袋的木薯削，我到了六歲的時候，還是靠這種糧食來果腹充飢的。我後來長大了，明白這種沒有維他命的食物帶給我們的是何等的溫暖，何等的友愛，我的心靈上便有着十分沉重的感情負擔。今日我處于冷暖人間，而我還肯相信人類的本性自會有一些是善良的，就是因為我曾經在苦難之中，接受過善良的人的恩惠。那當兒，媽媽也總會帶着我到舅舅家去探訪，而順便到巴剎裡去拜望舅舅，然後便沿着梧槽河回家。我還記得，每次到巴剎裡去，回來時他總是送我們一小竹籃的青菜，几粒番茄和一些酸柑，這些都是他買來賣的，而那小竹籃子却是他自己做出來賣的，媽媽說他小時候在鄉下會跟過人家編織這東西糊口的，今日我們教學生藤工，這課程不過是等于中藥方裡的甘草而已，只能配味而沒有實用價值了。他們只要用很低的價錢，已經可以買得到一個更精美，更別緻的小藤籃子了。西方國家的工業革命成功以後，竟無情的把許多東方窮人所賴以生存的手藝也革到毫無用武之地了。

到巴刹去探望舅舅，在當時我那幼小的心靈上，就等于今早我的我兒聽到我答應帶他去游泳一樣高興，因為每一次到巴刹裡去探望舅舅，他總會拿了一小片沁涼的椰肉給我吃，那是他賣給人家做加厘用的，我愛享受一下咀嚼那椰肉時的一口芳芬。（那小小的一片椰肉，還沒有走過梧槽河已經吃完了）。在今日，只要一角錢便能够在雜貨店買到一片比我那一片大四五倍的椰肉，更可以叫伙計給我們用機器碾成椰肉削的，省却了咬斷的麻煩。然而那當子，那一片小小的椰肉，便滿足了我小小的饞嘴。因為，我的童年是討不到錢買零食的，至于糖果，那是連做夢也沒有嘗過。然而現在的孩子們，從來就不會想到雜貨店裡的椰肉是可以拿來咀嚼的，因為他們早已有了椰子糖，而比椰子糖更名貴，更「富于營養」的糖果，還不斷地在推陳出新。相形之下，時代畢竟是進步了，而進步的後面却深深地藏着一個隱憂。

我的舅舅對我的愛是深切的，他不善于辭令，他無從表達他對我的愛護，而他是處處關心着我的。他從來就不曾帶我去遊過車河，我們那時代的長輩們，根本就不懂得遊車河為何物；他從來就沒有買過玩具給我，而那時候怎會有玩具可買呢？當時要是有一間專營玩具的商店，我今日就敢發保單担保他在開張的一個月內關門大吉的。不過我的舅舅却是曾經買過一盒粉筆給我的，那是爸爸開始教我寫字以後，我學會了寫他的名字，然後在下面補充了「舅父」的稱呼。那一盒粉筆到現在當

大吉的。不過我的舅舅却是曾經買過一盒粉筆給我的，那是爸爸開始教我寫字以後，我學會了寫他的名字，然後在下面補充了「舅父」的稱呼。那一盒粉筆到現在當然已經化為烏有了，我現在每天都拿着粉筆寫字，教我怎能忘却這種長輩對我的恩情呢？

到了我唸書的時候，我的舅舅更關懷我的學業了。我後來知道他目不識丁，他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出來的。我唸小學四年級的時候，他爲了勉勵我而給我講了許多文盲痛苦的事，許多他在生意上的不幸遭遇，都是因爲人家用文字寫出來的東西使他莫名奇妙。我後來在學業上遇到了難題而想放棄研究的時候，一張愁苦的面孔，許多文盲痛苦的故事，便會立刻湧現在我的腦海裡，像在無情的鞭策着我，使我不得不振作起來，不得不再埋頭經史了。

到了我懂得沿着梧槽河，獨自到巴剎裡去探望舅舅的時候，我已經唸小學五年級了。在人事上，多難的童年生活使我在這個時候已經懂得了許多事情，我開始覺得，舅舅的生活并不是我想像的那麼美好的，因爲較早時，他在巴剎裡的那個攤位已經和人家充股了，充股的人就是在他的攤位旁邊經營着同行生意的榮販。

在我開始唸小學六年級的一個清早，我的比我大一歲的表哥帶着滿臉的眼淚，把我們全家的人喊醒過來，給我們帶來一個可怕和悲哀的消息，我那親愛的舅舅，清早被發覺在廁所裡吊死了。我們全家被這個消息震動得好比電流流過了全身，血液凝固了，媽媽整個人癱瘓下去，從此便得了一場重病，爸爸立刻趕去，料理後事

，回來時已是夕陽西下了。

從此，在這個世界上，爸爸失去了一位生活上的戰友，而我又少了一個愛我的人。

後來，聽說他是爲了生意上的一點債務，勉強的度過年關之後，不得已而出此下策。死時只有四十四歲，而我和表哥從此輟學，我最小的一個表弟，當年還不到五歲。

再過了一年，連那巴剎裡的攤位也莫名其妙的被別人佔去了。那一年我剛剛唸中學一年級，開始從文藝書中認識了什麼叫做「恨」的時候，我便用了恨來恨透那些卑鄙的人，他們居然用了莫名其妙的手段，來對付我的舅舅這一門孤寡。

又過了不久，家鄉的來信中訴說了我的另一個更善良的舅父，迫于生活無着，懸樑自盡了。媽媽正在病中，淚眼盈眶的給我講了許多陳年故事，人事牽繫，臂亡齒也寒了。胡使友愛的兄弟一別千古，爲什麼要叫善良正直的人，一個個用自己的手，將繩子吊在樑上，然後把另一端拿來套進自己的頸項。爲什麼？

遠在南中國鄉下田間的舅父，我不認識，而這兒有一位曾爲我填上我早年生命史上某些空白的片斷，曾經讓我也分享着他的快樂，曾經用他的快樂來彌補我所受到的委屈的善良的人，經過了終年隨着生活的浪潮顛簸之後，就這樣的送走了他的

到的委屈的善良的人，經過了終年隨着生活的浪潮顛簸之後，就這樣的送走了他的

性命，送走了他的一生。他在鄉下度過童年，他不甘死于農村破落以後的飢寒交迫，他有勇氣遠渡重洋，他堅強的拿性命來和生活搏鬥過。他不願死于日軍侵佔新加坡時的槍林彈雨，他機智的從那一批被押去緬甸築死亡鐵路的俘虜中逃走。他用最下等的酒來傷害自己的健康以維持健康，他一次又一次的把自己從死亡中拯救出來，他是多麼熱愛生活熱愛性命呵，而最終他却生活中被迫不得不用自己的手來摧毀自己的性命，那被奧斯特勒夫斯基認為屬於我們只有一次的性命。

這些事都發生在我少年時代的梧槽河畔，我發誓我寫的絕對不是虛構的故事，我不會無聊的把烏鴉歌頌成鳳凰，不會無聊的讚美灰暗的河令人充滿着青青的活力，令人心情開朗，也令人振奮。我的心更不會明知道那是灰暗的河面，還去飛翔，飛翔，飛翔：：：：：：

多謝我們這塊苦難的土地，多謝我苦難的父母，還有一直和我生活在苦難中的伙伴們，我畢竟已經在苦難中長大起來了，苦難的生活使我們長成了血性男兒，使我們認清了人性中最醜惡的一面，我們要打擊它，消滅它；我們永遠相信，人類的本性自會有一些善良的，如果我們要愛，我們絕不亂愛，如果我們要歌頌和讚美，我們就歌頌光明的，我們就讚美那善良的吧！

梧槽河，灰暗的河，你儘管去接受別人的讚美和歌頌，在我們的文藝園圃被抹

上六朝金粉的今日，自會有感情過剩的人爲灰暗歌頌，自會有爲文造情的人要寫給灰暗以讚美的辭。梧槽河，你儘管流吧，日夜不息地流，長長地流，你是流不去我這一腔壓抑不住的悲哀比你流得更長。……………



七〇年二月廿二日



## 猴子與我

校完了最後的一份卷子，我又不期然的踱到你棲息的地方了。

今天，我帶給你的依然是一個熟透了的香蕉。我把手伸過鐵欄杆，把香蕉遞交給你，你接了，便一骨碌的爬上木桿上你的小木屋子，在你家的門口，你坐下來，然後慢慢條斯理的剝去香蕉的表皮，閃閃的眼睛眨了一下又眨一下，你一邊吃着，一邊注視着我，我們四目交投，言語不通，但却是那麼友愛，那麼和善，那麼沒有猜疑。

三天之前，我們萍水相逢；三天之後，我們竟然成了知己。今天，我就要和你告別了，我的內心對你依依不捨，如果你也有性靈的話，你當知道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

三天之前，那是一個風光明媚，鳥語花香的清晨，我們被派到這兒來執行一項孩子們以為是神聖而大人先生們却蔑視成卑賤的任務。中午，我們有兩個小時的休

息時間，在這一段時間裡，老一輩的同道們因為久別重逢了，他們互道了別來無恙，便討論着不久的將來要退休以及退休以後林下安閒；那些老婦也三五成群聚集起來，爭說留學外國的兒女們已在異邦成家立業，還有老頭子的生意財源廣進；有一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少婦和少女，飽餐之後，對着小鏡子整理口紅，談論化妝品、迷你裙，間也談起男朋友的韻事；小伙子們可就豪邁不羈了，他們的談鋒最健，話題也最多彩，從舞池談到馬場，從馬場談到麻將檯，從女孩子談到他們的艷遇；偶而有一些不談這個的，他們討論着去參加什麼考試，多拿几張文憑，以作為將來進身的階梯。：：：：：

對於金錢和地位，我是一個老早已經宣佈了破產的人，至于榮譽這種騙人的東西也早就視同草芥，而我距離退休却還有着一段很長很長的道路要跑。在這樣的一個圈子裡，我似乎只有悲哀。于是，因為自卑所造成的憂鬱和愁苦，使我悄悄的從我的同道群中引退出來。我無異變成了一個孤獨的人，孤獨的踱着方步，踱到校園，踱到你棲息的地方，我發現了你。

當時你正孤獨的坐在你家的門口，閃閃的眼睛眨了一下又眨一下，你的動作很多，一會兒搔搔身上的跳蚤，一會兒咬着手指，一會兒從木柁上跳下來又爬上去。你注視着我，就像我注視着你一樣。我瞭解你此刻的心情就像我此刻一樣的孤

你注視着我，就像我注視着你一樣。我瞭解你此刻的心情就像我此刻一樣的孤

獨。你脫離了你的社會，遠別你的同類，來到我們人類的社會，被囚禁在這木桿上的小木屋子裡，你的頸項上是一條長長的鐵鍊，方便你跳下爬上，但你可已失去了自由。你是多麼冷落，一如我此刻也冷落如此。我們相對無言，我們又怎能言談呢？你似有滿腹委屈，你無法向我傾吐；我也有一腔牢騷，你又怎能聽我細訴呢？

也許你本來是生活在北馬中部的森林裡，在那兒，你們也許有一座瑰麗堂皇的水簾洞，你和你的同伴們就生活在別有洞天的世界裡，你們盡情歡樂，嬉遊于光天化日之下，餓了就吃野生的菓子，渴了有山泉的瀉水如甘露。你們的社會是一片安祥和平靜的，既沒有階級之分，也沒有貧富之分；既沒有人爲了金錢而勾心斗角，也沒有人濫用權勢作威作福，更沒有人爲了爭取更高的地位而犧牲別人。你們沒有讀書這玩意兒，所以也沒有人把讀書拿來當作「往上爬」的方法；你們當然更沒有考試，所以也沒有人爲了考試不及格而自殺，更沒有人爲了考試及格了而陞官發財。

不幸，你的社會所沒有的，我的社會都有。大凡金錢、地位、權勢、榮譽等等，這些騙人欺世的東西一旦存在，社會就不能安甯，人與人之間就會有壓迫、侮辱、損害和欺詐；一旦完全廢除了，我們的社會，就會和你們的社會一樣平靜、安祥。你離開了水簾洞，走進我們人類的社會，這些日子以來，你是否也會有這樣的感

覺呢？

儘管人們以低等動物的眼光來看待你，玩弄你，但是你的自尊心是多麼的倔強呵！你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就使我覺得你是多麼可敬。前天，有一個人，拿了一個香蕉要給我吃，可是他并不好好的送給你，也不願意直接的拋過去給你，他拿在手裡假裝要丟去，使你接了一個空，他又把手放低下來，使你從木桿上跳下，他騙你走上前來，可是你立刻便被頸上的鐵鍊縮住。你跳躍，吶喊，而他却高興得和他的同伴們大笑起來。你越是焦急，他們越是大笑，這種等于侮辱的行爲，在他們是洋洋得意，在你，你內心的感受又如何？請恕我不得而知。不過，你應該明白的是他們是「人」，人是有「人格」的，人是「萬物之靈」，而你是猴子，猴子所缺乏的就是「人格」，而人格是多麼崇高的呵！誰教你不做人而做猴呢？既然做了猴，又不得好好的住在水簾洞裡，那一次你翻筋斗的時候，爲什麼不小心跌進捕猴的網，這才會有今日，在我們人類的口語上，叫做「一失足成千古恨。」

可是，你令我產生了敬意却是在此事的同時，那「人」對你玩厭了，那是他看到你已冷靜的坐在你家的門口，他便把香蕉拋過去，你本該如獲至寶的從木桿上跳下，拾起香蕉，然後狼吞虎嚥，滿足你那渴望已久的食慾，然而，奇怪的是你對於那個香蕉，却不屑一顧，理也不理。這使我突然想起檀弓有一個餓者說：「予唯不

那個香蕉却不屑一顧，理也不理。這使我突然想起檀弓有一個餓者說：「予唯不

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斯也。」于是，我便明白了猴子有時也會有「猴格」的，而猴格有時也是崇高的。

敬意產生之後，我開始買點水果請你吃了，而你也吃，你對我的態度十分友善，使我覺得連猴子也恩怨分明。

崇高的猴格，分明的恩怨，你足以使許多人慚愧得無地自容了。因為就在你被侮辱的同一天下午，我們的一個同道，當他被孩子們看成神聖的任務完成了，而鐘聲還沒有響起（你知道嗎？人有時候也要服從鐘聲的。）他不能離開那個神聖的場所，而他大概也是和咱們一樣的孤獨，當他在百無聊賴的時候，他去拿了一份報紙來看看，他是多麼關心時事，我看見他正全神貫注在太空人探月歸來的新聞，看得津津有味，誰知就在這個時候，他的一位素昧生平的上司前來巡視，一見之下，就莫名其妙地怒火中燒，搶過了他的報紙便破口大罵，罵他疏忽任務，罵他不該在執行任務的時候看報。我見他被罵得滿臉羞紅，口口聲聲的當衆賠不是。他是多麼馴良的一隻羔羊呵，也不爲他的工作已經完成了而抗辯，也不想看報的罪狀并不相當于冷血謀殺或強姦十六歲以下的少女。而有人一邊執行任務一邊聊天，一邊聊天一邊噴烟霧，難道他們就忠于職責嗎？總而言之，那個被罵的人是多麼懦弱，而那個罵人的人却是那麼專橫，他的眼睛在太陽鏡的遮蔽之下我看不見，但他那魁偉

的身材，滿臉的橫肉，令人一見就想起銀幕上那個專向妓女勒索的地頭蛇，一派流氓地痞的作風，虧得他也受過高等的教育，也不考慮一下周遭的許多旁觀者對他這種態度會有怎樣的議論，也不考慮一下那個被罵的人也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也是一具血和肉的軀體，也有性靈，也有自尊心，也有人格。他只是看報；難道看報不可以抽煙反而可以嗎？不不！他是不考慮這些的，他只是罵，兇兇的罵，罵得過癮了，才帶了他的隨從到別處去巡視。

猴子，這樣的事情發生在我們的同類之間，可惜和你的家還有一段距離，你沒有親眼看見，要不然把你要香蕉而被人侮辱的事，和這件事連接起來，不知道你會有什麼感想？

我的那個同道也和我素昧生平，然而因為我知道他也是人，是人總要吃飯的，因為要吃飯，他就必須工作，他選擇了神聖的工作，相信他也是一個神聖的人。可是今天就有一個比他更神聖的人，在這個神聖的地方，強姦了他的神聖。你說這是多麼可笑的事呀！爲了吃一碗神聖的飯而被神聖的人在神聖的場合，當着許多神聖的人，強姦了他的神聖。猴子，這和你要吃香蕉而被人侮辱，又有什麼兩樣呢？

可是，更嚴重的事情又接踵而來了，那個被侮辱的人突然接到一張條子，是他的另一位素昧生平的上司送過來的，迫他簽名承認剛才讀報的事，以便備案存底，

的另二位素昧生平的上司送過來的，迫他簽名承認剛才讀報的事，以便備案存底，

這一來真是山崩地裂，鬼泣神號。猴子，你是不會知道這樣做的嚴重性已經到了什麼地步，一經備案存底，我的那位同道，無異于前途無「亮」了，一字入公門，九牛拉不出。只見他嚇得臉色蒼白，口口聲聲的哀求他們原諒他，饒恕他，放過他，千萬不要這樣做。那情形就像我前夜在巴爺禮峇車頭看見一個賣燕窩水的小販，在哀求「地牛」不要記他的居民証一般。然而這兒是神聖的場所，並不是古代的刑場，為什麼還會聽見冤鬼的啼哭呢？一切都是徒然的，我聽過那個穿黃色制服的「地牛」叫那小販不必囉嗦，囉嗦是沒有用的。這兒的大神聖、中神聖和小神聖，聽到的也是這樣的話。許多人視若無睹，許多人正在慶幸這樣的事情沒有發生在他們的身上，當然，其間也有一些敢怒而不敢言的。總之，人類的性靈，在這個地位和權勢高高在上的社會裡，早已麻木不仁了。猴子，你不會恥笑我們人類吧？

我默默地看着這樣的事情發生，我的內心十分痛苦，我慘同身受。因為侮辱的是人，被侮辱的也是人；侮辱的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被侮辱的也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人畢竟是「萬物之靈」呵，人畢竟是有「人格」的，而人格至此，夫復何言？

猴子，這就是你的社會所沒有，而我的社會却偏偏有的一個實例。金錢、地位和權勢等等欺世騙人的東西，就在人類的社會裡，造成了人壓迫人，人侮辱人，人

損害人的種種無恥的勾當。人，是多麼無恥的一種動物呵！假如人類真的是上帝所創造的，那麼上帝是多麼無恥的呵！假如我是上帝，我將羞愧得從此不敢承認是我創造了人。

鐘聲響了，多麼洪亮呵！我如釋重負，三天的時間我總算平安度過了。沒有災害直接降落我身，直接傷害我心。感謝你們，大神聖、中神聖和小神聖，我可以唱歸去來兮了！

別了，我親愛的猴子！等將來再一次沉緬于痛苦回憶的時候，讓我們再來互相懷念吧！



七〇年十一月廿八日



## 路中人語

清晨。

籠罩着整個皇家山的霧氣，已經逐漸被旭陽驅散了；陽光趁着餘威，射過了山頭的叢林，射到馬路上去。

經過了一夜的黑暗，到處又是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新氣象。草木靜靜地在滋長；學生們穿着潔白的制服上學去了，工人們跨着矯健的步伐，有的還背上笨重的鎗泥工具，到工地上去了。漫長的克里門梭路上，車輛絡繹不絕……

我又一次孤寂地打從皇家山麓經過，沒有驚動路旁的一株小草，更沒有驚動那辛勤割草的園丁。心中所感到的，就是圍着公園的籬笆低矮了，而映在地上的自己的影子，却比從前更瘦長。

每一次我經過這兒，我的年齡都不相同，我的心情也都不相同。有時我會匆匆走過，有時我會低迴留連，對着那正在逐步完成的國家劇場，想像着它未來的英發

雄姿；有時我會從那自我身邊擦過的，蹦蹦跳跳的小學生的制服上，拾回一絲我童年的生活回味。於是，那曾經在這兒拾得的路中人語，那十年來一直在督促着我努力向上的几句话，又一次把我的耳膜震動了。

每個人的一生，都有一段美麗的，幸福的黃金時代，然而，每一個人多不懂得怎樣去珍惜這黃金時代。

我的黃金時代大約是在十年前，當我還在小學唸五年級的時候。那當子，我的父親是老板，而我當然就是一個不愁吃，不愁穿的少東了。

每天清晨，我吃過了早點之後，便和楊大頭一塊兒去上學。

楊大頭是住在我家隔壁的孩子，他是最要好的同伴和同學。他的父親是我父親生意上和賭場上的朋友。我們經常在一路遊玩，一直玩到學校，又一直玩到上課。下了課，便設法玩弄同學，放學後又一路玩回家去。

這一天，我們計劃着將一塊貼着紅色「工」的鐵片，當作學車的標誌，偷偷的拿去懸掛在英文教師的私家汽車的後面，希望他放學回家在路上割別人的車時，就讓交通警察去找他的麻煩，藉以報復他昨天用戒尺打楊大頭的臭頭之。我們一路上一直談論着這件事，談論着騎着摩多單車，戴着黑色眼鏡的交通警察，在車水馬龍的路上，以極快的速度追英文教師停下車來，然後向他索取居民証，記他的車牌

龍的路上，以極快的速度迫英文教師停下車來，然後向他索取居民証，記他的車牌

號碼，發一張「三萬」給他。於是，他莫名其妙的就大喊冤枉，就同警察大講紅毛話，兩人就爭得面紅耳赤。啊！多麼有趣！

我們先會心的微笑了，大聲的狂笑着，歡呼着、跳着、鬧着。……：

啊！多麼有趣！

這得意忘形的舉動，使得一個走在我們後面的年輕工友也笑逐顏開了。他無限感慨的說：

「真幸福呀！」

「幸福？什麼幸福呀？」

從來就沒有失去幸福的我們，怎能明白什麼是幸福呢？

「還不幸福嗎？」他理一理額前的亂髮說：「大清早吃飽了飯，就背着書包去上學，這樣還不够幸福嗎？」

「哼！先生要用戒尺打我的頭的。」楊大頭摸一摸他的臭頭說。

「你爲什麼不讀書呀？」我好奇的問他。我那時實在還不知道有些孩子是沒有讀書的。

「我？」他笑着說：「唉！我是沒有父母的。」

我那時候實在只以爲沒有父親就沒有人可以討錢，沒有母親就沒有人督促睡覺

。我完全不會想到沒有父母的孩子就沒有書讀。

楊大頭拉着我的手走過馬路。過了馬路，我看見那青年還在對面邊走邊看着我們，一直看到我們走進校門。他的那一句話：「多麼幸福呀！」還一直在我的耳朵里響着，一直響到現在。

那一天，我開始知道了我的幸福，認識了我的幸福，珍惜着我的幸福。

我終于沒有把那塊貼着紅色「工」的鐵片，當作學車的標誌拿去掛在英文教師的私家汽車後面，楊大頭也終于沒有這樣做。

到現在為止，我還是不透為什麼這青年工友的几句话，竟能在我們幼小的心靈上，起了那麼大的作用，使我們一改以往頑皮的秉性，而乖乖的吃飽了飯，就背着書包去上學。

我們開始珍惜着我们的幸福了。

可是不久，我們的父親都先後在賭場上和商場上失意了。我和楊大頭都險些兒沒有機會讀書。後來，我們搬家了，而楊大頭也轉學到英校去了。這些日子裡，我知道他的情況和我是一樣的，我們都同樣在非常困苦的生活環境裡求上進。

如今，我已經長大了，而楊大頭九號畢業後也在洋行做事了。當年高過我們的公園的籬笆，已經低到我們的肩膀了。我每一次經過這兒，就會油然的想起這件往

公園的籬笆，已經低到我們的肩胛了。我每一次經過這兒，就會油然的想起這件往

事。那句路中人語，就一直在督促着我，而那位年青的工友，却從此沒有機會再見到他了。

我想，即使我們再見，也許不會再認識了，也許我和他這一輩子就只有那一面之緣，也許他現在還是一個建築工友，也許他此刻正站在高空中粉飾國家劇場的屋脊。

其實，他才是真正教育我們的現實生活的老師啊！



一九六二年

# 記一個女人

記得我們離別的時候，是一個暴風雨初歇的清晨，如毛的細雨還輕輕地飄着，太陽是沒有出來的。當做媒的三姑爲你梳好了頭髮，抹去了滿臉的淚痕後你又在嗚咽。我進來時，你凝視我片刻之後，終於用沙啞的嗓子對我說了：

「我就這樣走了，今後是不能時常來照顧你的。我走之後，你要好好的聽爸媽的話，不要使媽生氣，少貪玩，在學校裡更要好好的用功。」

「媽的身體是不大健康的，爸爸的工作是那麼繁重，家裡是僱不起佣人的，我走之後，你要幫助媽媽做很多很多的事。」

「我很希望能夠時常來看你，可是路途那麼遙遠，你可要記得時常給我寫信。」

「我很希望能夠時常來看你，可是路途那麼遙遠，你可要記得時常給我寫信。

從你的信裡我是可以知道爸爸的生活是不是安定，媽媽的身體是不是健康，你的學業是不是天天都在進步。」

「……………」

「從此以後，爸媽的希望就都寄託在你的身上了，你要好好的用功，好好的做人，做一個有用的人……」你的淚水又湧滿眼眶了。

「是的……」我的聲音也哽咽了。

「這戒指是我留給你的，你要好好的保存它，你要牢牢記住我的話。」

媽進來了，跟在她背後的就是那肥胖的三姑。你起身了，你跟着她們出去，我在房裡，直到爸爸進來把我拉出去。我們到了門口，只見接你的花車把你載走了。如毛的細雨還輕飄着，太陽是沒有出來的，那天氣，就像你哭過一夜的淚眼。

……………

## 二

我是不知道你几歲的，而媽媽也從來沒有告訴我你的年齡。但我永遠記得你出嫁的那一年，我正好是十二歲。我們是一同在爸媽的身邊生活了十二年之後就離別的，我也是在你的身邊被你照顧了十二年之後就離別的。你曾經抱着我看鄰家頑皮

的小朋友玩捉迷藏，玩螺旋；你也曾經牽着我的手到後山去看那些逃學的孩子在大樹下打鞦韆，你曾經在夜裡的菜油燈下看我畫圖畫。每當吃過了晚飯，你總愛叫我把學校裡的課本拿出來讀給你聽，爲你講一遍課文上的故事，直到我們都瞭解了書中所講的事情：：：：：：

十二年的童稚生活，就結束在你出嫁的那個清晨。要是人生以百年的壽命來斷測，或者以八十的尺度來衡量，要不然就以六十的長階來比喻，我們相處的緣份總是短促的。

你出嫁之後，始終就沒有回到娘家。我知道，路途畢竟是遙遠的；我時常爲你寫信，可是我始終就沒有收過你的來信。我也知道，你是不大懂得寫信的。你上奉翁姑，外睦鄰里、含辛茹苦、克盡婦道、不辭一切的艱難勞苦我都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直到最近才知道的就是你的翁姑待你並不如意，你的丈夫克勤克儉，勞心勞力，所得到的也僅是日食三餐。你的那位獨處的小姑，待字閨中，無所事事，飽食終日，只知顧三倒四，搬弄是非，把你的家庭攪成一缸污水。

我真想問你，這些年來你究竟是怎樣生活？



三

你出嫁之後，我始終沒有使你失望，媽從來就沒罵過我，因為我久已不到後山去和那些逃學的孩子玩在一塊了。我知道爸媽勞苦了半世，就指望著我們姐弟倆長大起來安慰他們。家中一切需要我做的工作，我從來就不敢怠慢。我已經學會了生火、燒飯和洗衣了，近來，那把十一斤重的陳舊的老燙斗，我也已經懂得使用了。學校裡的功課，更是非加倍用功不可的。自從我讀了「富蘭克林傳」後，知道了曾經有一個孩子自己製造蠟燭夜讀的故事，我對於家裡那盞菜油燈已經感到太奢侈了。

這些日子以來，布料貴，天冷時，媽只得將你的羊毛寒衣改了給我穿去上學，據說那寒衣原是爸爸穿的，怪不得有些同學說式樣不時髦。但是，我還是愛穿它，它能帶給我的和爸爸的溫暖呵。

你出嫁的第二年，我很幸運地小學畢業了。但是，我也很不幸地輟學了。你知道，我們住的地方是沒有中學的，許多家境富裕一點的同學，都紛紛到大地方升學去了，我是沒有這種福份，即使有，媽媽也是不會讓我離開她的。你知道嗎？你出嫁之後，媽是時常在思念著你的；她不知道你現在是怎樣了，蒼老？憔悴？抑是消瘦？偶而為你做媒的三姑會遙遠的爲她帶來一絲你的消息，但那都不是能够使她快樂的。她近來是沉默了。爸爸的生意也一蹶不振，事實上，這鄉裡生意不好的人也

很多。

就這樣，縱然男子志在四方，縱然我對故園鄉土沒有深厚的愛，但是，媽媽畢竟是我們的媽媽，撫養和愛護我們的媽媽啊！

你說，我忍心離開她嗎？

#### 四

我是捨不得離開媽的，一如媽也捨不得離開我。然而，我終於離開了媽媽。

那是你出嫁後的第四個年頭，我已經十五歲了。爸爸的生意慘淡得不可收拾，我在一個本鄉的介紹下，到一家洋雜去當書記。于是，我走了，我像你一樣的離開了家。你知道的，多年來生活在爸媽的身邊，我是無法攔下這感情的包袱。我又一次想起了你出嫁時對我的一連串的叮囑；然而，我是沒有一個弟弟可以讓我叮囑的。我也像你一樣哀愁地哭泣了又抹去了滿臉的淚痕，然而，我是沒有一個弟弟可以來陪我鳴咽的。

就這樣，我走了，是爸爸提着包袱送我到渡頭。媽媽把那件不時髦的寒衣爲我穿在身上却熱在心裡，那又是一個雨後的清晨，河邊吹來了陣陣沁涼的晨風，爸爸是不說一句話的，可是這少年遊子的心早已被晨風吹成紛紛的碎片了。

你離開了家，又有你新的家；我離開了家，却向人海漂航，茫茫的前路，何處是我的家？

## 五

我在外面工作得十分愉快。每月，我都能夠爲家裡匯點錢回去；雖然，那數目並不大，但我猜想爸媽都會快樂得流下熱淚來的，這畢竟是他們的兒子用血汗掙來的錢呵！

爲了要多寄點錢回家，我還替几家書店寫新書出版的廣告；當夜闌人靜的時候，我總是伏在寫字桌上，一直寫到深夜……

你說過，要我做一個有用的好人。我總不能像這樣的混下去的；于是，我在洋雜裡工作了一年之後，就一直找新的機會，追尋新的生活，以便改換新的環境，美化新的前程。

老板似乎看出了我的意志，終于，他決定讓我升學了。我的工作時間就因此減少至半天。

你會爲我慶幸嗎？是的，我離開學校已經三年了，做夢也想不到我還會有機會重溫我久已消逝了的學子的生涯。

然而從此我的遭遇却更加複雜了。店裡的同事輕視我，有的甚至遠離我，毀謗我。每天中午，當我吃飽了飯，穿了校服去上學的時候，我聽到了太多嘔心的冷言冷語。

可是，這有甚麼辦法呢？爲了求知，我是不得不忍辱的。然而，最令我傷心的是我從此連一年一度回家省親的機會也沒有了。

去年我是曾經回家去過新歲的，在那厚重的黑木門上，我還曾經貼上了紅色的桃符和春聯。爸媽的壓歲錢對於我已不像小時候那麼喜悅了，就是賣糖菓的老財伯店前一串串的爆竹，對我也失去了誘惑的魔力了。但是有一份喜悅却永遠留在心靈上的就是這小小的一家三口，在經過了長長的一年離別之後，又告團圓了。每當這份喜悅掠過心靈的時候，我的臉上又會泛起一層微笑。可是，這會心的微笑而今不再。

這又有甚麼辦法呢？爲了求知，我是不得不忍心讓爸媽在風燭殘年中多添一分寂寞和淒清。

大年初一，我在炮竹聲中踽踽獨行。這六年來的六個元旦，個個如此。當我看到年老的人，我就會不期然的想起了我們的爸媽！這浪跡天涯的游子，有的是一片無從表達的心。

我就是這樣半工半讀的完成了我的中學教育，我也就是這樣傷心懷念的克盡了爲人子的天責。

可是，蹇地裡，我才猛然的想起了我們不相見已經有十年了。這十年來我們都因爲生活的折磨而失去了聯絡，「漸行漸遠漸無書，水濶魚沉何處問？」然而，我無時不在懷念着你的誠懇、坦白和樸素的美德。可是，你是否也曾經想到你十年不見的弟弟，在風塵裡浪蕩過來而今已經長成？他受盡了飢餓，憂患、凌辱如今還是那麼倔強？他沒有使你失望。這十年來他始終牢牢的記住你的話，他始終好好的用功，好好的做人。他要爲自己的學業和生活奔跑，還要爲奉養父母而操心；他受過人家的幫助，也受到人家的欺凌；他戀愛過，也失戀過；他現在在一家小學執教了，舌耕的生涯雖不能使他有廣置房舍的日子，但這神聖的教育使命已能令他對人生充滿信心。他愛站在走廊遠眺操場上幼稚班的小朋友們唱歌和遊戲，幻想着歲月倒退了三十年去重溫一下逝去的童稚美夢；當他看到年輕的女孩子牽着小學生走進校園的時候，你的影子又一次佔據了他的空虛的心。

十多年了！十年不見，你如今怎樣了？

十年，這長長的苦難的日子，使我太早的洞澈了人生，使我太早的瞭解了社會，使我深深的覺得了家是可戀的。于是，我要歸去，像一隻倦遊的小鳥，我要飛回

去那破舊的母窠。

六

清早，東方的晨空現着一抹淡紅，沁涼的晨風陣陣的驅走朝霧，這，也是那故居河邊的沁涼的晨風嗎？它不也曾經將遠行的遊子的心吹成紛紛碎片嗎？

車子在公路上奔馳，小舟在海波上簸盪，漫長的旅途被舟車征服了，似箭的歸心教我忘了旅途寂寞。歸去來兮，我懷着陶潛棄官歸里的喜悅，企望着家門；我仰慕宗悫的長風，不辭跋涉艱難，趨庭叨陪鯉對。這份思家和思親的熱望，你是不難理解的。

我回到家裡的那天，正是清明前三日的寒食節，而報來你不幸的消息却在寒食後三日的清明。像驚蟄的雷霆在細雨紛紛的清明節的天空上怒吼，我是不相信一個心地像你這樣善良的女子竟會遭到這樣的不幸，三姑的話我向來是很少會相信的，但是你丈夫的來信是那麼分明的報告你不幸的遭遇；你是在洗衣時被你的家翁拿了腐蝕性極強烈的硫酸液潑在臉上的，而你的家翁又在得逞之後喝下剩餘的硫酸自殺了：：：：：

爸爸是沉默得像風化了的岩石；媽媽的眼淚抹去了又流下來。那封來信我是讀

了好几遍的，一直讀到字跡在淚眼中模糊了。從此，我是再也見不到那張熱切的，在我的印象中最深刻的美麗的臉孔了。

你沒有死，第二天的報紙報導你傷情很重還留在醫院，但對於你的家翁謀害你的動機却又語焉不詳。

我同媽媽乘了半天的汽車趕到你們的村子裡，又詢問了好久才找到你們的家。家門是緊閉着，你的家人都到醫院去治理你家翁的喪事。鄰人告訴我這一家有一個不幸的媳婦，十餘年來受盡了翁姑的折磨。日裡養豬養雞，夜來浣衣挑水，日辛夜勞從未稍懈；上奉公婆親鄰睦里，相夫教子，克盡婦道，禮份未乖。你的丈夫倒也爭氣，他出賣氣力，終日在外爲生活奔跑；他愛父母、愛家庭、愛妻子，也愛兒女。十餘年的努力，把貧寒的家境維持得井井有條。可是，你的婆婆心胸狹窄，心地不良，他秉承了封建社會婦女最壞的劣根性，受過了她自己婆婆的虐待，如今又對第二代的媳婦如法泡製，十餘年來興波作浪的都是她。自從你的小姑出嫁之後，她因爲失去了搭擋便利利用你懼內成性的家翁處處對你爲難，在有計劃的殺害你之後他也羞愧得無地自容而自殺了。肇事的當天清早，你的家婆已遠遠的到別處去，你的丈夫出去謀生，你一群幼小的孩子呼天叫地，忙煞了你的鄰人爲你搶救，趕送你到醫院去打針敷藥……

不幸！你家姑的惡毒，你家翁的懼內，構成了這場不幸的家庭悲劇。而你竟不幸的在這悲劇中客串了主角。

沒有一個遠親或近鄰，不在爲你歎息，悲戚的流淚。你的良心是清白的。

你的痛苦，已經在無數善良的人們的心裡引起了共鳴。

十年不見，我們本該有一個快樂的相會，共坐燈前，漏夜談心，互相敘述十年來的生活狀況，再聽取你出自至誠的叮嚀。誰知你的不幸遭遇，使我們的心靈都染上了一片灰。

這幾天的天氣是陰暗的，連綿的細雨不時從天上灑落着。這正是「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我痛苦的坐在車裡，隔着那玻璃車窗，我看不見那向來是青蒼翠綠的遠山。是車窗的玻璃流着雨水而模糊，抑是我的眼眶湧滿了淚水模糊了？我不知道，我不能說，但我是看不見了。

當我們趕到了醫院，已經是午後二時了。媽媽和我都還空着肚子，我們是從正門繞過藏屍室進去的，立刻就看到你的丈夫和許多親戚合力抬着你的家翁的棺木，推上出殯的囉哩，哭聲是悲傷的，悲傷得令人斷腸。可是，有誰會想到那棺木裡的人，演過了他在這悲劇中所担任的角色，而這場悲劇還在繼續表演中？



有誰會想到死去的人已經死去了，而活着的人還要負着痛苦的腐蝕了的臉再活下去？

媽媽走過去和你的丈夫寒暄几句，彼此的臉上都沒有好的表情。我看到那些披孝的孩子，個個都是可愛的，但個個都已哭成淚人。

我們沿着傾斜的山坡走，又步上依山而築的石階，終於來到你的病房。這十年來飢渴的思念着見面的一刻，就在眼前了，我們的心上雖然都蒙上了一片灰，我這蒙灰的心還在思量着我們見面時將是「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咽。」媽媽走在我的前面，她顯然是比我更急于見你的，可是你病房的門却緊閉着，推是推不開的，她敲了几次還是沒有回答，直到我看見了門上的通告，才知道這房裡都是焚傷的病人，爲了避免傳染病菌從傷口侵入體內，所有病人的親友都是不允許探病的。

我們是不能見面了。見不到你十年前的美麗的臉，就連你的受了重傷的臉也不能見到。這可是不遠千里回家來省親時所曾想過的嗎？

雨，依然灑落着，遠山模糊了，我知道我的眼眶，此刻正噙着兩泡眼淚。……

## 尾聲

我在家裡住了十天，一直到學校開學的前夕，你還沒有出院，那醫院裡寂寞的兩扇門扉，就隔離着我們。我不知道我們再隔離多少歲月，才能見面，舟車又已載了我沿着回來的路去了，我載了沉重的心又向人海漂航：：：：：

一路上，我想：我是在做夢嗎？但是，我知道夢境是沒有這樣清楚的。我不明白，爲甚麼不幸始終是這樣緊緊的跟着我們呢？



一九六二年

## 二月頌後

「我完全沒有想到的，那個把人類帶進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一月天，竟是憂鬱的，而靜靜地帶走了憂鬱的一月天的，竟會是格蘭芝河的流水。於是，二月天是美麗的，只有二月的原野才是綠色的，那不知道爲什麼在一月裡寂寞的港灣，到了二月，就輕輕的響起了二月的歡笑聲。我沒有想到，完全沒有想到，有人剛從睡夢中醒來了，原來人類這種「萬物之靈」也會冬眠，而冬眠在這赤道的邊緣上，冬眠到應該甦醒過來的驚蟄，驚蟄以後的二月天。

冬眠的人，我怪不得他還不知道一月的第一天，人類已經步進了七十年代；我怪不得他不知道一月的原野也是綠色的，在我們這個熱帶的島國上，我們的原野那一天不是綠色的呢？我怪不得他要等到二月才聽得見港灣輕輕的響起了歡笑，而推想到二月以前的港灣是寂寞的。而我們的港灣並不寂寞，我們的海港在世界上列第四位，我們的海港從來不被冰封，那兒有偉大的維多利亞船塢和帝國船塢，那港灣

有深水碼頭，水深在三十呎以上，可以容納重達四萬二千噸的遠航巨輪，碼頭上還有長得我一時想不起的貨倉，輪船可以靠在碼頭，我看過起重機很快的把貨物卸下，送進附近的倉庫裡。不受到北國寒流的侵襲，沒有倫敦泰晤士河畔那迷濛的烟霧，自一九三三年以來，我們的港灣一直這樣的忙碌，它是不容許有一天寂寞的，它要撫養我國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

二月是一個燃放爆竹的季節，那一片「劈劈拍拍」的爆竹聲，帶給我的并不是歡樂，我們的童年遠逝了，我們的童年沒有歡樂可以追尋。而物價高漲了，許多比我們更加窮困的人過年好比過關。許多人像袁水拍詩中那個歷險的王小二，「昨天的鈔票打不了今天的油！」勉強的度過了年關之後，接踵而來的連水費也要漲價了。二月是可怕的季節，許多人接到所得稅的通知書，而門牌稅的「紅單」就是在這一個月的第一天派發的。

## 二月并不歡樂。

長頭髮的少女，不是只在二月天才會擁抱和相思的。這兒沒有知更鳥，而少女們對於季節的感應却會比知更鳥更敏感的。我每天都看見她們穿着迷你裙，露出一雙肥碩雪白的大腿，騎在士古打的後面，那姿態簡直就粗野得像青蛙。

偏偏要說淙淙的溪流，輕輕地唱着二月的歌；偏偏要說胡姬花開在春回大地的

二月天，偏偏要在二月裡讚美玫瑰露出迷人的芬芳，偏偏要說二月的陽光是溫暖的，農夫是辛勤的。在我們這塊沒有四季之分的國土上，他們每個月都是如此，他們每一天都是如此。稻苗也許二月正在萌芽，而我却要說十分抱歉，我生于斯也長于斯，三十年來竟可憐得連在這兒看過農夫插秧的機會也沒有，我痛恨我的孤陋寡聞也如此。

偏偏要說二月天，山坡上的鳳凰樹枝頭的紅花兒，紅艷艷的花兒還未盡謝落，不知道它們要到那一個「月天」才肯完全謝落啊？而在我的印象中，大路旁的膠園，永遠是一片青蔥的，那一天它們沒有揚起綠色的海洋？那一天它們不會合唱着悅耳的曲調？那一天它們不會「沙，沙，沙」？

不要把一切美好的都拿來歌頌二月吧！到了三月裡，不知道那一個又要說什麼河的流水，靜靜地流走了憂悵的二月天了，而另一個美麗的三月天又來了。歌頌二月的讚辭，把炮竹聲刪去了，三月是可以受之而無愧的呵！

三月，帶來了暮春還不要緊，連那江南暮春的嫩草和垂柳，也復活在這赤道的邊緣上。我真要愧對那班和我一樣土生土長的小伙子們，他們那善于飛翔的心，竟會飛翔在江南的淡淡的三月天。

難道二月真的是揚帆的季節嗎？一揚帆就飛到北方的國度去了，而二月并不是

揚帆的季節的，假如我們還依靠着季候風遠行，此刻也已過了揚帆的時候了。

被送走的歲月永遠是不好的，而到來的日子我們就用空洞的辭藻來「爛頌」，頌那浪濤喧嘩的海灘，頌那江水悠悠的河畔旁，殊不知河畔就是河旁，頌那鳥雀啁啾的林野，頌那高山峻嶺，頌那秋水汪汪的眼脰裡，頌那小脣旁，頌那古舊的小木窗，也頌藍天裡。于是，就要愛了，要愛一切；也要歌唱了，要歌唱一切，最後就連歡樂也回復到生命裡。

假如生命能因此而歡樂，我們天天歡樂。我們又何必有着一份期待呢？那一天沒有浪濤喧嘩的海灘呢？那一天沒有江水悠悠的河畔旁？殊不知江的水是不流在河畔。那一天沒有鳥雀啁啾的林野？那一天沒有高山峻嶺？那一天沒有秋水汪汪的眼脰裡？那一天沒有小脣旁？那一天沒有古舊的小木窗？那一天沒有藍天？

一定要高唱起一首頌歌，一定要給它讚美，而我喜愛的不只是二月天，而是每一天。

我撲一撲周身的僕僕風塵，在七十年代的第一天回到我們這塊文藝的園圃之中，看到的是遍地的華而不實，聽見的是滿耳的無病呻吟，是誰爲我們的文藝抹上了大朝金粉？是誰在健康的臉上施下了沒有血色的鉛灰？

韓文公，你的精神復活吧！此刻又到了文起八代之衰的時候了。

# 夏凌烈 查都巴拉牙

印度自從出了泰戈爾之後，才有文學，就如印度自從出了甘地之後，才建立起國家一樣。所以甘地如果是印度的聖雄，泰戈爾就是印度的詩聖。

泰戈爾的一生，對印度詩壇的貢獻，不遺餘力；他憎恨戰爭、詛咒迫害，歌頌和平，傳播博愛，他熱愛着世界上每一方寸的土地，每一個具有善良的心的人民。可是，不幸在國際戰雲緊張的時候，這位熱情的愛國謳歌者——泰戈爾，終於與世長辭了。

泰戈爾逝世之後，在印度的詩壇上，唯一稱得上承繼他的衣鉢的，要算只有夏凌烈，查都巴拉牙了。

夏凌烈承繼了泰戈爾的衣鉢之後，勞勞碌碌，為傳播和平而周遊列國，四處奔波。

一九五八年十月杪，夏凌烈老詩人曾一度經過新加坡，給我們帶來了「生命的呼

喚」，叫我們也懂得了憎恨戰爭，學會了熱愛和平。

新加坡印度藝術協會爲歡迎老詩人的蒞臨，于是年十一月一日晚上八時假維多利亞劇院，舉行文藝晚會，并敦請夏凌烈表演詩歌朗誦。

當天晚上，我冒着風雨，到維多利亞劇院去，欣賞老詩人的表演。

印度本來是個「詩之國」，詩歌在印度人的日常生活中佔據了一個極重要的地位。夏凌烈來自東方古國的印度，給我們朗誦了許多現實的短詩，他深刻地刻劃了印度人民的生活內容和情緒，有血、有肉、有淚、有笑、那裡面充滿了熱情，也充滿了理想，有憤恨，也有哀傷。

印度的批評家曾說：「詩人是人類的兒童，因爲他們都是天真的、善良的。」我愛夏凌烈的兒童詩歌，我更佩服他表演兒童的動作。在文藝晚會上，他把自已扮成一個六歲的頑皮兒童，一邊表演動作，一邊朗誦詩歌。他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真個把兒童的天真、活潑、頑皮，表演得維妙維肖，尤其是那與兒童一模一樣的聲音，使台下的我，像懷着一顆避世幽靈的心，重溫昔日童年的稚夢，彷彿聽見了伴侶們天真的呼喊。這呼喊來自台上的老詩人夏凌烈，查都巴拉牙。

几時也讓我這塵俗的心，跟着你——夏凌烈老詩人——飛進你詩的世界，孩子天真爛漫的國度。



老詩人說：「我今後的一生，將全神貫注的爲兒童創作詩歌：……：在過去的年代，兒童文學一向被忽視，今日的印度，必須和我們的鄰國一般，爲未來的領袖而努力發展兒童文學。否則，我將死不瞑目。」

兒童的思想和性質，是單純的、天真的、就像一張白紙一般的純潔。要是這世界，真的變成了孩子們天真爛漫的國度，我相信這世界將不會有戰爭，和平詩人的願望也實現了。

「我相信，我們這個世界，是應該不分彼此的，不分畛域的，而充滿着和平與友誼的將來必定是要來的。」

這是和平詩人夏凌烈當晚在文藝晚會上謝幕的時候，對着數百名觀眾所說的話。第二天下午六時一刻，他便乘了印度航空公司的客機飛去了，帶着這句格言，飛到世界上每一方寸的土地，每一個熱愛和平的人民的心上，去傳播和平、博愛和一個真理。

几時歸來呀？和平老詩人夏凌烈。查都巴拉牙！几時再讓我瞻仰你的豐采，欣賞你的藝術表演，詩歌朗誦。願那時的世界，充滿了和平友誼，不分彼此、不分畛域。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

## 後記

深夜，從一個惡夢中驚醒過來，睜開惺忪的睡眼，星光從兩扇敞開的窗扉透進，透進一方斗室，透進一室的寂寞，透進空虛，透進……：

于是，思維像長了翅膀的幽靈，它飛了，飛過一條小路，飛過陋巷牆邊、飛過梧桐河畔，飛過……：

于是，一個負荷着感情重担的人披衣起坐了，他點了一根烟，不聲不響的默數着烟圈的飛逝、默數着歲月的飛逝。或者，他再喝一瓶酒，酒精刺激他想得更多，想得更遠：想起了并不絢爛的春天，想起了孤獨的流浪生活，想起了內心的苦悶，想起了在現實社會裡所經歷過的不平的遭遇，想起了……：

他也許會在悲哀中默想，一直想到看見窗外透進了第一道曙光；他也許會在悲哀的默想中踱到案前，挑亮了燈，攤開了稿紙，讓青燈黃卷陪伴着他、陪伴着寂寞的時光，心靈上激起了激動的感情，他鼓舞着，善良和醜惡，黑暗和光明、憎和喜

，愛與恨。他認清了「人」的面孔，「人」的品性，在這寂寞的深夜裡，咬着牙根，寫下了悲傷、歡樂、離別、重逢。……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廿七日翌晨三時

## 後記之後

這本小冊子得以順利出版，我應該謝謝新文藝生活企業公司諸友好的錯愛，名畫家林木化兄爲我畫像和設計封面，王兆炳兄爲封面題字，郭統界兄和林潮興兄多方面的接洽，符氣南兄爲我收集了好些超過十年以上的舊作，內子張芝清女士幫我校對和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還有我的校長和同事們給了我的鼓勵等等，都使我對寫作增加了無比的信心。讓我再一次向他們表示深深的感激吧！

黃和麟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日誌于新居。



封面設計：林木化  
封面題字：王兆炳

星幣一元 

~~~~~  
Published & Printed

in

Singapore